



已是暮春时节，这片被风沙与砾石统治的荒原，仍然看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。在这片被定义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砾石滩上，我们与一群朝气蓬勃的工兵战士不期而遇。他们如骆驼刺一般在碎石滩里倔强扎根，用身上的那抹迷彩绿给荒原增添生命的色彩。

—

越野车一路向前，在荒原与天际的交界处，一抹晃动的迷彩绿映入眼帘。

我们起初以为那是蜃景，走近一看是几个战士正在挥舞铁锹对路面进行修整。由于地表都是黄沙，水泥罐车无法通行，他们只能将罐车停在就近处，再用手推车将水泥浆推到作业点。

中士刘继伟说，现在通行的简易道路原本是条河道，一旦遇到暴雨，就会被山洪冲毁。施工阵地的物资给养，全靠这条简易公路运输。他们必须在雨季来临前，对道路进行加固，确保时刻畅通。

荒原虽常年干涸缺水，也有雨季。只是每一场雨，都来得迅猛，来得猝不及防。与这里的雨截然不同，漠风常年劲吹。除了几座作为临时营房的集装箱，荒原上再无任何生活设施。

刘继伟记得刚到这里时，一下车狂风卷起沙石扑面而来，迷彩服被吹得猎猎作响。想到未来的军旅生涯要在这里度过，他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

“荒原也有春绿时。”一个服役20多年的老班长接过了他的背囊，深褐色的脸庞浮起笑容：“等风吹到5月，随处就能看到绿色了。”

当晚，正赶上沙尘暴来袭。集装箱被黄沙打得咣当作响。即使门窗已被封住，空气中还是弥漫着浓重的沙土味。那晚，刘继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盼着5月快点到来。

第二天，在路旁的一尊石碾子面前，老班长给他们讲起了老一辈工程兵拉碾修路的故事。那时条件极为艰苦，官兵硬是用这种简陋的石碾，一寸一寸碾出了一条通往爆心的路。

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在这条路的终点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中华民族从此挺直了腰杆子。

老班长的讲述让那段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刘继伟听着，心头涌起一股热流，坚定了留下来的念头。

“绿色在哪里？”等到5月，刘继伟指着光秃秃的荒原问老班长。

“你身上穿的不正是迷彩绿吗？”原来，老班长说的“绿色随处可见”是换装之后的战友和自己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绿色。

荒原迷彩绿

浩然文军

二

路的尽头，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一座隐于荒山深处的营区。

刚一踏进营门，4棵绿意盎然的树便闯入眼帘，格外惹眼。正在给树浇水的二级上士曹志力笑着说，这是他们的“常青树”。

我们凑上前细看，伸手摸了摸，才发现那鲜亮的绿色，是用油漆涂上去的。

新兵那年，曹志力跟着连队来到这片寸草不生的荒原，一砖一瓦建起新营区。营区建好了，唯独少了一点绿色。一位老班长带着大家在门前种树。第一年，树苗死了；第二年再种，还是没能成活；第三年，依旧如此。可老班长始终没有放弃。第四年，他用废弃的线盘架子焊出树的轮廓，再将寻来的骆驼刺填进去，最后仔细刷上绿漆，“4棵树”就这样在营门口扎下了根。

曹志力今天给它们浇水，是因为他在每棵“树”下都埋下了一颗向阳花的种子。

如今，老班长早已退伍。但那抹绿色却像一粒种子，在曹志力心里生了根。10年里，他和战友们常常天不亮就进山施工，披星戴月而归。工作环境特殊，危险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那次，曹志力正在作业，身后突然传来战友的喊声——“危险！”他本能地侧身一闪，一块滚落的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小腿上。腿当场肿了起来，让他躺了整整两个月。

问他怕不怕，他说：“既然上了战场，就难免会有牺牲。”

一次次与岩石的较量，一次次与危险的擦肩，没有让他退却，反而让他扎根荒原的决心愈发坚定。他和战友屡创佳绩，完成了多项国防施工任务。一次施工大会战，输送混凝土的浆管突然堵了，他第一个带头拆管装管，经过数小时苦战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班组受表彰那一天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

荒原上寸草不生，却生长着最滚烫的灵魂。在这里，我们目睹了“苦干不苦熬”的坚韧，见证了“特别能战斗”的奇迹。这些故事于无声处积蓄力量，如惊雷般撼动人心。

三

月光之下，群山之上，迷彩绿与璀璨星河交相辉映，勾勒出大漠边关独有的风景。战士们说，在这里待久了，有时候拿起电话，翻遍通讯录，却不知道该打给谁，打通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。闲暇时光，他们总喜欢坐在山头，静静地看月亮，看星空。

在聊天时我们得知，环境艰苦、交通不便，他们都能克服。最难熬的，是那份远离亲情的孤独与寂寞。

一级上士朱孟强的家属已经随军，安顿在机关营区。以前儿子想他，妻子就指着地图告诉孩子“爸爸在这里”。可即便到了“这里”，他还是经常十天半个月联系不上。

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，这里的官兵却只能在休班时间，靠一根细细的电话线，把平安送到荒原之外的远方。他们在哪儿、在干什么，家人一概不知。

他们中，许多人到了结婚年龄，却至今没有对象。不是不够优秀，而是常年“隐身”在荒原之中，让他们变得羞涩、腼腆，不知如何倾诉内心的情感。

这几年，部队机关在大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的同时，倾心解决官兵“急难愁盼”。一桩桩暖心事，如和风细雨，滋润着官兵心田。

一级上士于心疆在战友的掌声中，一脸幸福地分享了自己的喜事——他马上就要领证结婚了。他说，多亏了单位办的军地联谊会。姑娘看中的，正是他身上的那份质朴与坚韧。

离开营区时，天气突变。望着黄沙中晃动的那抹绿，我们不禁感慨：大漠的风吹了千年，漫漫黄沙湮没了古今多少事，却难掩一种颜色——那便是荒原上的迷彩绿。

风中的回响

李君豪

音低沉而凝重：1940年8月，狮脑山阵地上，八路军129师阻击部队从21日凌晨开始，便如钢铁壁垒般坚守阵地，顶着日军的疯狂反扑和飞机的狂轰滥炸，鏖战6昼夜，歼敌400余人，为破击战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一幅巨大的作战地图上，红色箭头如利剑斩断日军交通线。百团大战历时5个月，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，攻克据点2900余个，破坏铁路470余公里、公路1500余公里。这些数字，是先辈用生命在山河间刻下的不朽碑文。

转过展区一角，迎面看到一组照片。照片中的八路军将领们衣着朴素，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。讲解员说，将士们常饿着肚子、穿着单衣，与敌周旋鏖战。这让我想起班长的话：“苦不苦，想想民族屈辱；累不累，想想革命前辈！”此刻，这句话有了千钧之重。

展厅外，巍峨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如一把刺刀直插云霄。不远处，矗立着一座高达3.2米的英烈墙。墙上每一个名字，都曾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最终汇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。

离开时，夕阳将我的影子拉长，与纪念碑的影子静静交叠。我转过身，向着这片被热血浸染的山河，向着那些永不褪色的青春与忠魂，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风依旧在吹，拂过山峦，仿佛将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响，送往更远的地方。

浩浩向东，回首遵义小楼，日夜绽放光辉，天地通明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受阻湘江的伤痛，“洋顾问”的独断专行，在小楼里被反复咀嚼、辨争。

唇枪舌剑，教条与真理争锋，支持毛泽东，遵义小楼投下历史的神圣一票，信任毛泽东，中国共产党，从此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，一江春水，冲破重峦叠嶂。



长征

第6690期

阵地上的“鸡毛信”

张桂柏

记忆

硝烟裹着潮气氤氲而来，1985年夏的阵地时光，至今清晰如昨。那是一个黎明，我攥着刚写好的稿件，爬上了后送伤员的卡车。车斗里，我把稿纸紧紧按在胸口，怕细雨打湿那些滚烫的句子。身为军政治部宣传干事，我的本职是政治教育，却因日日在阵地记录英雄事迹，被战友们一口一个“记者”喊着。

阵地上的故事，从来不用刻意寻找。它们就藏在潮湿的猫耳洞里，浸在战士们带血的绷带间。某部战士沈根林，放弃乡办工厂车间副主任的优渥待遇参军入伍。战斗中他触雷负伤，双腿截肢后，他慨然道：“生身母亲生养了我，给了我两条腿；祖国母亲需要我，我献出两条腿。”共产党员徐雪雄身负重伤仍坚守阵地，部队上报他歼敌7名、记一等功，他却执着要求更正战功：“我只消灭了5名敌人。”他红着眼眶说：“战斗中，我们党员组成突击组冲在前，难道是为了争功领赏吗？想想牺牲的战友，我什么要求也没有了。”这些话像烧红的烙铁，让我握笔的手止不住发抖。我必须把这些故事写下来，让全国人民知道，这群年轻人是怎样把青春与热血，都揉进了“保家卫国”4个字里。

我赶到最近的邮局时，天刚泛白。女电信员盯着我沾着泥土和硝烟的军装，迟疑地问：“明码发电讯？”我点点头，掏出兜里所有的钱放在桌上，然后从头到尾讲起沈根林和徐雪雄的战斗故事。她静静听着，抬手抹了抹眼睛，随即转身请来负责人。两人捧着稿纸默默读了一遍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们帮你发，这样的故事，该让全国人民看见。”

没想到，《解放军报》的刊稿速度如此之快。沈根林“献出双腿终不悔”、徐雪雄“拒受多报的战功”、某部评功“二线让一线、干部让战士、党员让群众、机关让连队、大家让烈士伤员”等事迹，相继出现在一版“鸡毛信”栏目。当报纸传到阵地，猫耳洞里瞬间沸腾。战友们轮流传阅，有人逐字逐句地读，声音沙哑却清晰；有人悄悄别过脸，用袖口擦拭眼角的泪——阵地上的苦累与英勇、忠诚与牺牲，得到了穿越硝烟的即时回响，大家真切地感受到“祖国知道我，人民知道我”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几天上夜班的总编是一位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老报人。他看到我发的明码电讯时，当即叮嘱编辑：“一字一句仔细打磨，务

练几把，一定要把基础打扎实。”他一遍遍打磨登高悬停、轨迹飞行、障碍穿越等基本功。经过两周紧张训练，杨帆的越障用时大大缩短，率先冲进了20秒大关。

实机训练场上，杨帆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。他用铁丝圈出一个方框，并给自己立下规矩：操控无人机悬停中心、不碰边沿，一旦稍有触碰便重来。随着每天的勤学苦练，杨帆的操控技术逐步提升。很快，在单位无人机比赛中，他获得“金牌飞手”称号。

与杨帆不同，上等兵唐国蓝则对无人机修理兴趣颇深。一天夜里，唐国蓝帮战友修理无人机飞塔。他检查了所有线路，始终没找到故障原因。不知不觉到了凌晨，想到自己还要站哨，他依依不舍地中断修理。

寂静的哨位上，他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是不是排插接口出了问题？下哨后，他顾不上休息，立刻回到工作室验证猜想。当他拧亮手电，凑近排插接口仔细观察，果然发现一丝烧蚀痕迹。他立刻更换排插接口，启动电源，旋翼高速旋转发出“嗡嗡”声。天色渐亮，唐国蓝揉了揉酸涩的双眼，注视着修复一新的无人机，心中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上等兵黄常乐同样热衷于技术探

无人机尖兵成长记

马 颀

军营纪事

晨曦微露，戈壁寒风未歇。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，特殊的蜂鸣声此起彼伏。

上等兵杨帆伫立场边，头戴FPV眼镜，全神贯注操作着遥控手柄。随着指尖微动，一架无人机呼啸着翻滚、俯冲，如闪电般掠过赛道，精准穿过狭窄的障碍门，高速转弯时刮起一阵轻风。

杨帆是一名“00”后大学生士兵，也是连队里年纪最小的无人机飞手。尽管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，可一旦握住遥控手柄，他的操作就变得丝滑、凌厉，引得身旁战友惊叹：“好稳。”

一年前，连队组织无人机飞手集训。从未接触过无人机的杨帆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训练。首次尝试模拟越障时，规定时限为2分钟，他跌跌撞撞用了近20分钟才勉强完成。

那时连队在高原驻训，只有一台训练电脑。为了争取一次宝贵的练习机会，大家往往要排队等待很久。夜深了，官兵陆续离开训练室，杨帆总会留在最后。尽管眼皮不停地打架，他仍坚持训练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尽可能多

练几把，一定要把基础打扎实。”他一遍遍打磨登高悬停、轨迹飞行、障碍穿越等基本功。经过两周紧张训练，杨帆的越障用时大大缩短，率先冲进了20秒大关。

实机训练场上，杨帆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。他用铁丝圈出一个方框，并给自己立下规矩：操控无人机悬停中心、不碰边沿，一旦稍有触碰便重来。随着每天的勤学苦练，杨帆的操控技术逐步提升。很快，在单位无人机比赛中，他获得“金牌飞手”称号。

与杨帆不同，上等兵唐国蓝则对无人机修理兴趣颇深。一天夜里，唐国蓝帮战友修理无人机飞塔。他检查了所有线路，始终没找到故障原因。不知不觉到了凌晨，想到自己还要站哨，他依依不舍地中断修理。

寂静的哨位上，他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是不是排插接口出了问题？下哨后，他顾不上休息，立刻回到工作室验证猜想。当他拧亮手电，凑近排插接口仔细观察，果然发现一丝烧蚀痕迹。他立刻更换排插接口，启动电源，旋翼高速旋转发出“嗡嗡”声。天色渐亮，唐国蓝揉了揉酸涩的双眼，注视着修复一新的无人机，心中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上等兵黄常乐同样热衷于技术探

索。在一次战术飞行训练中，他发现自己的无人机速度虽快，但自带的避障系统过于敏感，每次贴近山体飞行就会自动弹开，让战术动作大打折扣。

为在复杂环境下精准操控无人机，完成各项指令动作，黄常乐一头扎进密密麻麻的参数界面中。他先根据估值粗调数值，再跑到室外做飞行测试，记录下数据后又回到电脑前进行微调。经过反复修正，他终于摸索出了最佳飞行参数。

凭着“钻一行专一行”的韧劲，这些年轻飞手们在演训场上驭风而行，成为不可或缺的尖刀力量。一次体系对抗训练中，“蓝军”碉堡在山顶占据有利位置，火力凶猛。面对困局，“红军”派出无人机抵近侦察、回传情报。锁定目标后，无人机如离弦之箭，瞬间穿过狭小缝隙，精准命中目标。连队乘胜追击冲上山头，一举夺取“蓝军”阵地。

得胜归来，飞手们没有过多庆祝，而是第一时间投入装备维护与性能改良。夜幕低垂，专修室里依旧灯火通明，忙碌的身影未曾停歇。他们深知，战场瞬息万变，技术日新月异，只有用熟练精手中武器，才算真正有了胜战打赢的底气。



冰雪蜀山路 红军踏凌云(中国画,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:万里征程·伟大转折——弘扬长征精神美术巡展作品) 杨仁佩作

红色足迹

沿着石阶而上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“百团大战纪念馆”7个鎏金大字上。纪念馆矗立于山西阳泉狮脑山主峰，这里山势险要，80多年前曾是血火交织的战场。如今红旗猎猎，风声如诉。我走进馆内，与那段历史展开了一场无声而滚烫的对话。

展厅内灯光肃穆，泛黄的照片静默陈列。1940年，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。日军实施“囚笼政策”，企图扼杀华北抗日根据地。地处正太铁路“咽喉”的阳泉，成为战略争夺的焦点。讲解员的声



遵义小楼

崔吉俊

阴沉沉的天，湿冷冷风，长途跋涉的红军徘徊在崇山峻岭

庆幸

贵州有座遵义城，城内有一栋两层小楼，随意摆放着桌椅板凳，一群寻找道路的人，在桌上点燃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受阻湘江的伤痛，“洋顾问”的独断专行，在小楼里被反复咀嚼、辨争。

唇枪舌剑，教条与真理争锋，支持毛泽东，遵义小楼投下历史的神圣一票，信任毛泽东，中国共产党，从此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，一江春水，冲破重峦叠嶂。